

書

紅樓夢卷六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在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眾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喝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粘濕嚇的忙伸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羞得紅漲

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眾奶娘了鬟不在傍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髒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自知係賈母將他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爲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襲人待寶玉越發

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件人寫起方妙卻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到還是個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

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
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
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
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
姊弟兩個無人管着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者接來一處過
活這劉老者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
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
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
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
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者看不過

乃勸道姑爺你別嗔着我多嘴偕們村莊人家那一個不
是老老誠誠守着多大盃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
托着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就
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甚麼男子漢大丈夫
了如今偕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
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踢也沒用狗
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坑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劫
去不成劉老者說道誰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個
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己跑到偕們家裡來不
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

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甚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
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到也不然謀事在人成
事在天俗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
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
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
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
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
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
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
邊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俗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

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
一根寒毛比俗們的腰還壯呢劉氏一傍接口道你老說
得是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
人也不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重
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
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
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老
老道曖約可是說的候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
又不認得我去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
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

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又是個男人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腳去倒還是捨了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進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甯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傍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担担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蹲

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眾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裡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睬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脚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裡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裡你從這邊遠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攜着板兒遠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

頑耍的物件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廝鬧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位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牆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問了個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裡還

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了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個正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

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裡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內姪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老老聽了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甯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

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裡話來俗語說的自己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裡費了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了頭來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裡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嘻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別人都大呢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

就這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說着小了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空兒偕們先等着去了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裡略等一等自己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了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

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了頭打起了猩紅氈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

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了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們倒上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響聲大有似乎打羅櫃節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鉈般一物却不住的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有恁用呢正欵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鍾銅磬一般倒唬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

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劉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着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盃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老老一巴掌打了開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着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

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蹭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銅鈎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牕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氈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線閃緞大坐褥傍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圍着那攢珠勒子穿着桃紅灑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暗豔端端正正坐在那裡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

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满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也是在地下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着不拜罷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更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你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

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惡心
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
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
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
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
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去了這
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
有家下許多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
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就帶進現辦平
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

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
日不得閒二奶奶陪着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着自來逛
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老
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
戚們情分周瑞家的便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
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老
老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爲
何來只得忍恥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的
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裡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
只聽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

止道劉老老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腳响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天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莫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老老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嬸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略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着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了一頓好打呢嬸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

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裡也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東西纔罷一見了就要想拿去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鎖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拍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廳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來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去

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爲別的只因他爺娘在家裡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裡怎麼教你的打發僮們來作熬事的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曾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那邊屋裡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裡

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年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却也從沒空過的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麼話說叫二奶奶裁度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問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攬唇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也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

時想不到是有的况我接着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一則外面看看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去了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睬叫平兒把昨兒那

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進進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樣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上話兒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

家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與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劉老老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文章有暗寫有明寫不便明寫者當暗寫寶玉於秦氏房中夢教雲雨是也不必暗寫者即明寫寶玉與襲人初試雲雨是也

秦氏房中如果夢中云云寶玉何必含羞又何必央求別告訴人寶玉說一言難盡又細說與襲人共情

其事躍然紙上

秦氏房中是寶玉初試雲雨與襲人偷試却是重演讀者勿被瞞過

按着秦氏房中之夢便寫與襲人試演可見寶玉一生淫亂皆從秦氏房中一睡而起

頭緒萬端真是無從說起借劉老老敘入不但文情閒逸且爲巧姐結果伏線

寫劉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門上問話周瑞家引進榮府看見服食陳設見王熙鳳說話活畫出一鄉裡老嫗到富貴人家光景真是寫生之筆

賈蓉借琉璃炕屏何必寫眉眼身材衣服冠帶作者自有深意鳳姐先假不允賈蓉屈膝跪求始允借給賈蓉出去又喚轉來鳳姐出神半日笑說罷了晚飯後你來再說這會子有人等語神情閃爍飄蕩慧眼入必當看破

紅樓夢卷六終

紅樓夢卷七

第七回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間了鬢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了鬟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頑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來回因向內掀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話周瑞家

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寶釵家常打扮頭上只挽着髻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小炕几上同了鬟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裡來寶釵便放下筆轉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道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沖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真醫治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笑道再不要提起爲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

多少藥花了多少錢越總不見一點效驗後來還虧了一個癩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病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般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麼海上方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着說與人知道儻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實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真真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槩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

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
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曬乾和在末藥
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
的忙笑道噯啣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儻或雨水
這日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
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
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
樣水調勻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
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水二分黃柏煎湯送
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都

未必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
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埋在梨
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
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
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
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
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這裡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
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畧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
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種東西你帶了去
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响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了

頭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
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
媽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支昨兒
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
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
三位姑娘每位二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
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了頭戴也罷了又想着他
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寶了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
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
兒仍在那裡曬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了頭

子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爲他打人命官司的
那個小了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着只見香菱笑
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
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俗們的東府裡
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
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
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處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
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爲歎息感傷一回一時周瑞
家的攜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
多一處擠着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却

將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了頭兒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了鬢司棋與探春的了鬢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也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牕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了鬢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回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了鬢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裡屋裡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菴的小姑子習

能兩個一處頑笑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却把這花戴在那裡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鬢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秃歪剌那裡去了智能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道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

聽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爲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廳下越過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小丫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瑞家的會意忙的躡手躡腳的往東邊房裡來只見奶子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家的悄悄問奶子姐兒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正問着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却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火銅盆出來叫豐兒盥水進去平兒便

進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來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拿出兩支來先叫彩明來吩咐也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說媽一向身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裡

是甚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噯今兒偏生來了個劉老老
我自己多事爲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姨太太看見了叫
送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
會子來一定有甚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
猜着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婿因前兒多吃了幾杯酒和
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
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
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
知道的這有甚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我送這林姑
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

你回去等我這有甚麼忙的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
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甚麼事
的就急得這樣的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
玉不在自己房裡却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
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戴
寶玉聽說便說甚麼花拿來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
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
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別
的姑娘們都有的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
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

我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甚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裡作甚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了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媽姐姐安問姐姐是甚麼病吃甚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裡回來也着了些涼改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

把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燈時鳳姐已卸了妝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僭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的生日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又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到沒有甚麼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管不着甚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

了當下李執迎探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進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甯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了鬟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甚麼拿甚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了正說着閑話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道大哥

哥今日不在家麼尤氏道今日出城請老爺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裡何不出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卽下炕要走尤氏便吩咐人小心跟着別委曲着他倒比不得跟着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麼着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是見不得他的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偕家的孩子們胡打亂摔跌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不像你這潑辣貨形像倒要被你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

得胭脂沒見過大陣仗兒嬪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強就帶他來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胭脂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鍾早有鳳姐跟的了鬟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

與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鏤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欵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啻遭我荼

弄了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
豔婢嬌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
之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
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甚麼書秦鍾
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發親密起
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
菓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
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菓酒一面
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儻或言語不防頭你
千萬看着我不要睬他他雖腩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和

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
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
要吃甚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
食間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
館家父年紀老了有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尙未議及延
師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
一二知己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
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
便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
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

書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耽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在我們這做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裡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實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美事實王道放心放心偕們回來先

告訴你姊夫姐姐和璉二嫂嫂今日你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帳時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

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盃水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我嘗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莊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衆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

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口見燈火輝煌衆小廝們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没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蹠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細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裡有賈蓉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

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
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
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
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
俗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
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裡豈不是害親友
知道豈非笑話俗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
答應是了衆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番細倒
拖往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買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
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

來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叔子我什
麼不知道俗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衆小廝見他說出
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唬得魂飛魄喪便把他細起來用土
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聽得都
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
說爬灰是什麼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胡
噉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了太
太仔細搵你嚇得寶玉連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說
這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俗們回了
老太太打發人家學裡說明了請了秦鍾家學裡念書去

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薛寶釵冷香丸經歷春夏秋冬雨露霜雪臨服用黃柏煎湯備嘗盛衰滋味終于一苦俱以十二爲數真是香固香到十二分冷亦冷到十二分也又埋在梨花樹下不免于先合終離矣

迎春探春在一處惜春獨同小姑子頑笑戲說剃頭直伏後來出家根苗且爲十五回鳳姐弄權秦鍾得趣伏筆

鳳姐夫婦白晝豈淫其不端可知

官花小物黛玉亦有妒心器量真是褊淺

周家女兒爲婿求情周瑞家全不在意鳳姐之平日弄權于斯可見

鳳姐官花分送秦氏明日秦氏婆媳又單請鳳姐其中藏筆甚多須以意會

鳳姐帶寶玉同赴甯府引出秦鍾惹起焦大卽借焦大醉罵露出諸醜讀者勿以醉後胡罵視作無關緊要

秦鍾與寶玉一見便彼此胡思亂想冶容富貴動人如此統袴公子慎之思之

第七回專寫鳳姐與甯府往來親熱爲後來治喪埋根中間帶出秦鍾寶玉相聚而先寫鳳姐夫婦白晝宣淫以作陪襯又埋伏惜春出家寶玉結局香菱可傷等事至于焦大醉罵黛玉妬花皆文人深筆

紅樓夢卷七終

紅樓夢卷八

第八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秦鍾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稱讚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傍幫着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呢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

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而罷却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竟欲還去看戲又恐攬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又恐過他父親更爲不妥甯可遠遠路而去當下衆嬷嬷了鬟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嬷嬷了鬟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轉北透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趕上來笑着一個抱住腰一個攜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

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勞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嫗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房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從帳房裡出來一見寶玉走來都一齊垂手跼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起來打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

續像和梅夢
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屋裡來見薛姨媽打點針筭與了鬢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了他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裡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

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暖和你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下炕來至裡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綢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鬢兒密合色綿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緜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卽令鶯兒倒茶

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別的姊妹們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絛頂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咒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頂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五色酥花絞纏護着看官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按其形式無非略展放些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注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狽蠢大之物爲謗

通靈寶玉正
面式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通靈寶玉反
面式玉

除邪祟

穢妖孽

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裡念道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

在這裡發訣作甚麼鶯兒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到
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
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
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道好姐姐你怎麼瞧
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
利話兒鑿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
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
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將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
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讖亦會按式畫
下形相

金鏤正面



金鏤反面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偏癩頭和尚送的也說必須鑿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嘆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寶玉此時與寶釵相近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是何氣味遂問姐姐燻的是何香我

竟從未聞過這氣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樣好聞姐姐給我一丸嚐嚐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是混吃了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一見寶玉便笑道嚙啣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

來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子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嬭嬭因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裡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嬭媽那裡擺茶菓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嬭嬭出去命小廝們都散了這裡薛嬭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邊府裡珍大嫂子的奶母李嬭嬭薛嬭

媽連忙把自己糟的取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要酒方好薛嬭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嬭嬭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喝一杯李嬭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得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裡面薛嬭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了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吃杯

擗擗寒氣那李嬷嬷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吃酒去這
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
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
每日家雜學傍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
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
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
有情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
管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了鬢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
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爲他費心那裡
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鵲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

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
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
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
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
去睬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的他們
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
裡儻或在別人家豈不要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
也沒有爬爬兒的從家裡送個手爐來不說了頭們太小
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
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也是三

杯過去了李嬷嬷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姊妹們說說笑笑的那裡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嬷嬷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看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囔說別理那老貨俗們只管樂俗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爲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

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裏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裏是外人不當在這裏的也未可知李嬷嬷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真真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我這話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搥說道真真這一個犖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裏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裏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我來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

起興來李嬷嬷因吩咐小了頭你們在這裏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兒多吃了說着便家去了這裏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嬷嬷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了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笋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幾盃又吃了半盃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醞釀的吃了几盃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俗

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着二人便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了頭便將這大紅猩猩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讓我自已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與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顛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詳了一回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畧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

着也噎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着送了他兄
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尙未用
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命送
他自回房中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
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家人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
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寶玉
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
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
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
只寫了三個字丟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一天快來給

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
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
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生怕別
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
呢寶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攜着晴
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
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
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得這樣好
法明兒也替我寫個匾寶玉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
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

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會見嬌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吃茶衆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盃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

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吃了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瑯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是故意妝睡引寶玉來惱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鐘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

好我們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沒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挾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餒遊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搵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嬈嬈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

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裡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稟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葉現任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卿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葉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

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住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至塾中之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王鳳姐贏來戲席賈母王夫人先回鳳姐然後盡歡至晚此半日中有許多事情在筆墨之外

寶玉遶路至梨香院偏遇見清客家人兩番問安索字固是文筆曲折亦寫盡趨奉公子情態

第八回專敘金玉配合之緣故將寶釵面貌衣飾及寶玉之裝束又極力描寫一番

寶玉之玉是寶釵要看寶玉遞送寶釵之金瑣却從丫頭鶯兒口中露出大方得體不露痕迹

黛玉驀地走來妙極若黛玉不來寶玉與寶釵兩人說話一時便難截住

黛玉開口尖酸寶釵落落大方便使黛玉不得不遁辭解說

黛玉借手爐隱刺寶玉平日不聽他勸好吃冷酒今日寶釵一說便聽妙在寶玉心中曉得寶釵似曉不曉薛姨媽真是不懂四人各有不同黛玉又遁辭掩飾靈變含蓄文心如鬼工

寶釵說黛玉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真將一個極靈極如的女孩活現紙上

寫黛玉替寶玉戴斗笠實是疼愛寶玉若是寶釵如此又不知惹出黛玉多少話來今默無一語真是大方女子兩相形容文章細活晴雯貼字寶玉握手兩情從此而起

寶玉摔杯是專惱李媽乃寫及襲人梳睡聞氣起勸含糊答應賈母捨已攔阻寶玉覺有一個恃愛靈婢跳躍紙上

秦鍾入塾伊父望其學成名立是反跌後文秦氏來歷于此回補出

紅樓夢卷八終

紅樓夢卷九

第九回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牀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清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

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
終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翁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
要強那工課甯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
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體諒襲人說一句寶玉
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
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脚爐手
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着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
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己
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
處去頑耍纔好說着俱已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

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
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幾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
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正在書房
中與相公清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
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
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驕了我這地靠
驕了我這門衆清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
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
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罷便
有兩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

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母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甚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聞一聞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长進的算帳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甚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闐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道我說的甚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

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擔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會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牕下對鏡理粧聽寶玉

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也等我來再製嘮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的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族中爲官者皆有幫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己重孫一

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裡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鍾俏說偕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况又同廕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說的好一籠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鍾面腆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

續修系林
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
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牕人
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詆佈滿書房內
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
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
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却
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
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
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
真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

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
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
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纏綿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
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
此四入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人學中四處各
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遙以心照却外
面爲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幾個滑賊看出他形景來都
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
儒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
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

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趁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摠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甚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甚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甚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偈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甚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

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忿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去管約反助紂爲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

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千人也正醋妒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幾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薈亦係甯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

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甯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常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甚麼小人詬誶詠詠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己也自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薈搬出甯府自己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薈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搖眼目而已仍是鬪雞走狗賞花閱柳爲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扶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和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己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

金榮買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儻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沒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纒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幾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牽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叫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甚麼東西賈薔遂蹀

一蹀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臊屁股不管你毡毡相干橫豎沒臊你的爹就罷了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癡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茵的座上這賈藍賈茵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茵少孤其母疼愛非常

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己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攘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偕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匣子來照這邊堪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抵不到反甚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噹啷一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盃

茶也砸得盃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幾個小厮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門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衆頑童也有幫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亂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幾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

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爲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在這裡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去了這會子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俗

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家來得僭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

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若烟在牕外道他是東衙裡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麼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媽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璜嫂子

的姪兒我就去問他說着便要走叫茗煙進來包書茗煙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我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

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

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

火裡奔茗煙方不敢作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自己也不干淨只得委曲着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

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

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強不過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

定要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

解

評曰

賈政申飭李貴噴說寶玉是反襯後文大鬧又為李貴調停之伏筆

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襲人演試一番已深知其味而于男色尙未沉溺又有秦鍾同學從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寶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為甯府之

首罪也

秦者情也秦鍾者情種也

學堂大鬧極言聚徒為塾魚龍混襍其醜有不可勝言者

第九回專寫寶玉與秦鍾相厚是主其餘俱是賓而香憐玉愛又是賓中賓

紅樓夢卷九終

紅樓夢卷十

第十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眾又兼賈瑞勒合賠了不是給秦鍾
 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己回到
 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
 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同
 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既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
 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
 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

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
又要管甚麼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
方百計的回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
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偕們家裏還有力量
請得起先生麼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
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
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
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幫了偕們七八十兩銀子你
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我這樣一個地方我告
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寔寔的頑回子

睡你的覺去好多着的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
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
原是給的是賈家玉字派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
裡皆能像甯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
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甯榮二府裡去請安又會奉
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
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清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
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婦並姪兒閑說
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府學房裡的事從頭至
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

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多不要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裡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你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得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誰是誰非的儻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裡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

甯府裡來到了甯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未敢氣高殷殷勤勤敘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措也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裡來取儻或他有好歹你再要娶這一個媳婦兒

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沒處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着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不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裡頭還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嬌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

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幾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嬌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目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哇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

也沒聽見人說甚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
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別教人混治儻若治錯了可了
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
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
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奶奶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
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兄
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況且賈珍尤氏
又待的甚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
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甚
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甚麼一進來臉上倒像有些着

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
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
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幾句閒話就去了倒沒
有求甚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
給他瞧瞧要緊可別耽誤了現今偕們家走的連羣大夫
那裡要得一個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
添幾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輪
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脈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吃了也
不見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
於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

換的儻或又着了涼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甚麼好衣裳又值甚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甚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心裡實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災也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

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請他來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我的不愿意任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的是我生日要叫我去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騭交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儻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的款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甚麼東西來連你後

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你不安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儻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嬪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

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寔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回身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得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

俞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
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
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
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
仗高明以釋下懷於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
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
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何如那先生道依
小弟意下竟先看脈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
不知道甚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去看看小弟
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

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
用那時太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
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
家父母放心於是家下媳婦們捧過迎枕來一面給秦氏
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
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
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於是同先生到
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
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
尊夫人脈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

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剋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應脅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剋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的爲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幾位太醫老爺

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衆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擱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災依我看起來病到尙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

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
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
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
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
水虧火旺的症候來待我用藥看於是寫了方子遞與賈
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白朮

雲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川芎

黃芪

香附米

醋柴胡

懷山藥

真阿膠

延胡索

炙甘草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
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
位非一朝一夕的病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
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
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於是賈蓉送
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
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
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

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爲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劬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金榮大鬧書房一節若竟不再提則第九回書直可刪却半回若從賈璜之妻告訴發覺便難於收拾今借秦氏病中秦鍾訴知秦氏氣惱轉從尤氏口中告知金氏令金氏不敢聲言隨即掃開真是指揮如意

張友士細說病源莫止作病看須知是描出一副色慾虛怯情狀

第十回將完結秦氏公案故細說病源以見是不起之症又帶出賈敬生日引起下回

紅樓夢卷十終

紅樓夢卷十一

第十一回

慶壽辰甯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當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薈來看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

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見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
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
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
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
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
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日子
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涼爽滿園的
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鬧鬧
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
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爲晚上看見

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饒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
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畧覺身子倦些因
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
狼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
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
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
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太頑
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後一日比一日覺
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
月沒來邢夫人接着說道莫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

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很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別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強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儻回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

有甚麼趣兒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款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騭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着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麼今日到底是怎麼說道不好麼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於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

刑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刑夫人道這裡很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刑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刑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麼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麼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裡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刑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

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壽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主東平郡王西甯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帳房裡禮單都上了檔子了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嬪子都過園子裡去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

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
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
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
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着鳳姐兒
去瞧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呢
於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
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
的走到裡間房門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
來看頭暈於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
道我的奶奶怎麼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了於是就坐在

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
蓉叫快倒茶來嬪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
着鳳姐兒的手強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
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嬪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却是他
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
輩之中除了嬪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
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
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嬪娘這樣疼
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殼了我自想着未
必熬得過年去寶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

太虛寫得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他勸解他的意思因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裡就到這田地況且年紀又不大畧病病就好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到別在這裡只管這麼着倒招得媳

婦也心裡不好過太太那裡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寶叔過去我還畧坐坐呢賈蓉聽說卽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來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着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嬾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的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麼想這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怕怕的是春天不好僭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

聽見治得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筋也吃得起好
生養着罷我就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嬌子恕我不能
跟過去了閉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俗們娘兒們
坐坐多說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
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於是帶着跟來的婆子媳
婦們並甯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
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
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踈林
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

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
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韻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
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
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
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
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裡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
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
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說着拿眼睛不住的觀看鳳姐
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

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閒了再會。」
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麼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
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放遲了，見他去遠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

裡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他纔知道我的手段。於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脚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

等着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
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於
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單來讓鳳
姐兒點戲鳳姐兒說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
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
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單來從頭一看
點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單來說現在唱的這雙
官話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
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裡又不靜尤氏
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

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
往那裡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
番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
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麼正經人呢於
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
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
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
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等候着見了邢
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嬪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
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於是都

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着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去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也有幾日病好了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值鳳姐兒往甯府去了這日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查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

孩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儻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麼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甯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於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又沒怎麼添症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嬌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

吃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趕着回去。」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孀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沖一沖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着呢。」於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別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

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甚麼事。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甚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

這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回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甯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偷的混帳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第十一回專寫秦氏病重賈瑞心邪是正文賈敬生日是借作引線若非慶壽賈玉何由再至秦氏房中鳳姐何由同秦氏細談衷曲賈瑞何由撞見鳳姐

寶玉看見畫聯觸起前夢一聞秦氏絮語不覺淚下
廻環照應妙手深筆

單寫寶玉淚下秦氏默無一言因賈蓉鳳姐在坐也
讀者思之

衷曲話必須低低說藏蓄入妙

賈瑞見色蔑倫邪因喪命亦從甯府而起可見一切醜事皆由甯府謂之首罪誰曰不宜

尤氏笑說你娘兒兩個見面總捨不得你明兒搬來和他同住罷雖是戲言作書人却有深意

鳳姐哄誘賈瑞以致殞命只算是替秦鍾報仇

鳳姐共結賈母以姪駁命只其長替察說辭曲

妹出同出請雖最過言的書人旺育樂意

武丑笑錯平欺良兩斷良百縣命不野河加良姪來

館事皆由留留歸之首豈非日不宜

賈母見四款命保因委命亦給帶執面書何良一姓

吏曲請心原河洲流流著人故

謝

單家習王氣不秦九想無一言因賈替鳳姐五給也

國景無動也手與筆

紅樓夢卷十一終

卷之二